

闹馆

外上沿门磕头求弟子，遍地碰腿是先生。梆子腔诗曰：君子受艰难，斯文不值钱；有人成书馆，便是救命仙。白在下训蒙先生，姓和名为贵，表字由之，郟阳县同地村人氏。自幼读书，家道贫寒，别无生意，专以教书为业。不幸年景饥荒，汉阁斋学生自散而去。无奈逃至洛川，游荡几日，盘费已无，堪堪饿死，如何是好！哦！有了！不免用仿圈敲动手板，吆喝几声“教书”，可有主呢，也未可知。咳！好苦哇！唱想当初念书时错了主意，到不如耍手艺还挣吃穿。你看那皮匠手锥鞋补袜，只是那镗炉子锯盆锯碗，还有那木匠家打箱打柜，铁匠家打锄头还打刀镰，锡匠家打灯台又打锡盘，窑匠家烧黄盆又烧黑碗。手艺人吃的是肉肥卤面，可惜俺念书人饿的可怜。白众位听真：谁家念书？我乃教书人也。丑唱我先人他从无入过学馆，看文书银钱票甚是作难。目下里我的儿倒有两个，想读书请先生又怕花钱。这几年收成好积累有限，到教我为此事左右两难。白在下姓礼名之用，草字为美，洛川人氏。所生二子，长子十三岁，次子十岁，正当上学之时，请先生甚是烦难。欲就人家书馆，拿书金太重，我是不欲的；待自己请先生，这本处功名人多装腔弄款，如何照应的起！昼夜思想，全无别方，如何是好？外白谁家念书？我乃教书人也。丑白你看那边一人，口称教书，想必是位先生。待我听他说些什么言语。外唱陈仲子三咽李膮食过半，孔圣人在陈国绝粮七天；君子穷不必那小人穷斯滥，莫不是，天丧予，天丧予，就在洛川？丑白闻听是吆喝教书，待我上前与他商量，或者成个馆，比他人省几串钱也是有的。先生见礼。外白还礼了。丑白先生口称教书，莫非识字么？外白恶！是何言也！弟子博学多文，五经三传，诗词歌赋，大家文章，无不精通，岂但识字而已哉！丑白请问先生那里人氏？上姓高名？外白在下姓和名为贵，表字由之，郟阳县同地村人氏。丑白原来是先生么？在下有礼了。外白免礼。敢问尊兄贵姓高名？丑白小弟姓礼名之用，草字为美。外白方才礼兄问我识字？莫非有意成馆么？丑白有意成馆。我有两个儿子俱系幼童，欲要念书，不知先生怎么教法？外白礼兄令郎虽系幼童，小弟善于训蒙，有如时雨化之者，尽心力而为之，三年有成。丑白在下领教，外白听我道来。唱初上学《三字经》口教口念，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随念随添，上下《论》共两《孟》五经三传，详训诂明句读作文叁篇。学写字手拿手一撇一点，一个字分八法回后回先。字四音要念出乎上去入，开口呼合口呼也得学全；平仄里必得是分外清楚，久以后作诗句免得犯难。三年功必进学六年中举，七年上会进士连中三元，一霎时就成了那富户乡宦，翰林院效力满出印做官。丑白先生这个说法果然真么？外白苟有用我者，请尝试之。就此入学罢。丑白且住且住。我是贫寒之家，管待不到，怕先生见怪，如何是好？外白我之大贤与，于人何所不

容？敢问有何说也？丑白先生听了，唱清晨时不吃面小米干饭，到晌午高粮面包些菜团；到晚来不动火客从主便，每一日两顿饭就算一天。外白君子谋道不谋食，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。丑白还有使用家器，也得与先生说明。外白何伤乎？君子不器。丑唱吃*（左个右卷）子破罩篱盛上三个，用饭汤小碗满满一端，无筷子须得你自折挺杆，渴了时喝凉水使一木碗。外白一箸食一瓢饮，回也不改其乐。何伤乎？丑白还有一件事：吃饭无好菜，总有点四季菜甚不堪让。也得与先生说明。外白无可无不可。丑白听我道来。唱到春来苜蓿芽尖饼白饭。外白这是好的，吃了苜蓿芽先不鹊瞽。丑唱到夏来马踏菜自来就酸。外白这也是好的，吃了先不生虫子。丑唱到秋来蔓菁菜煮的稀烂。外白这也是好的，吃了补脾胃调肺。丑唱到冬来萝卜片亦可入盘。外白萝卜片更好吃了，能以清气化痰。圣人云虽蔬食菜羹四时行，未尝不饱，何况于我乎？既醉以酒，既饱以德，言饱乎仁义也，所以不愿人之膏粱。快入学罢。丑白且住，且住。夜晚铺盖不好，听我道来。唱小村庄无有许多铺盖，况我是贫寒家甚是作难，有一床破被子又窄又短，土炕上无有席半截破毡，也无有压脚被衣服几件，要枕头自己找一块破砖。愿只愿和先生包涵小弟，咱东、西便就是，千里有缘。外白依贤弟说来是铺盖不好，不妨不妨。必有寝衣，我岂无衣乎？况有被哉？孔夫子有云：“曲肱而枕之，乐也在其中矣。”何况有砖乎？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。吾何为不豫哉？快入学罢。丑白且住、且住。还有束脩无曾讲过。外白君子无所争。丑白先明后不争，听我道来。唱束脩钱四千正七折八扣，要白银有八分就算一钱，要换银加二成银有市价，九二钞底二十你要包涵；一年正三百零五十四日，你出恭时在院内不许外颠，有一天不上学也要折算，先小人后君子免的心烦。外白自行束脩以上，吾未尝无悔焉。快入学罢。丑白且住、且住。书房不便，如何是好？外白怎么不便法？丑白在下没有一所闲房，庄西头有一座观音堂，没招和尚，庙门封锁，可以借居，还得与众人讲议。若要是招了和尚，还得先生打扫庙宇，奉供香烟，点灯关门。外白和尚只管念经的多乎哉？不多也。待和尚于礼何伤乎？唱初一与十五小弟打扫，绝不肯叫神佛断了香烟。孔夫子他也曾击磬于卫，此一时到我身何独不然。白不用说了，快入学罢。丑白且住、且住。有一件事难以出口。外白请讲，不妨不妨。丑唱观音堂到舍下路途颇远，也有山也有岭坟墓转弯，倘若是初伏后天降大雨，学生们年纪小行步艰难，要先生一个个背来背去，千万的莫失脚沾了衣衫。外白不妨不妨。先生背学生易如反掌，非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也，有何难哉？管接管送，可别无话说了。可入学罢。丑白且住、且住。还有一件事也得说说。外白讲，讲。丑白先生听了。唱书房中你使的笔墨砚纸，一件件自己买自己出钱。教一日算一日长支不许，束脩钱年对年工满价完。外白如斯而已乎？予所否者

，天厌之，天厌之！这可入学罢，可无啥说。丑白且住、且住。今日上学，家中无酒，如何是好？外白圣人云：不为酒困，沽酒市脯不食。可有烟乎？丑白道有烟两样，就是不大好：一宗苦菜花，一宗芝麻叶，敬为先生积下了五筐一捆，可将就的么？外白有烟就好。唱不要那满城烟毛头大锭，不要那红丝烟采堂玉兰，不要那关东片香烟杂半，大益和兰花烟我俱不贪，一切的奇品烟我都不不要，苦菜花、芝麻叶我也不嫌。丑白好哇。外唱同道们休笑我甚是卑贱，细想想教书人难与不难！白谁不曲全？唱成了局迎之致敬有礼，失了馆趋避不得与言。唱念书人法圣贤自尊自重，□□□都说俺拿腔弄款。今去鲁明去齐无有主顾，生今世反古道我独不然。回头来尊贤东不必讲话，从今后成一家那分两院？放了学饭不熟我把栏垫，到晚来我与你去把水担，家里忙看孩子带着烧火，牲□忙无了面我把磨研，扫天井抱柴火捎带拾粪，来了客抹桌子我把莱端。丑唱好一个将将就就和先生，起的名子并不虚传！他与我好一似同胞兄弟，我情愿打合同雇他十年。丑白自此书箱登洛川。外白寻着雇主有盘缠。丑白万般惟有读书好。外白咳！教书先生不值钱。快入学罢，可饿死我了！丑白先生请了，外白贤东请了。同下场

闹窘

老军持棍绳上，安号房桌子。净扮儒衣巾持卷子果饼笔砚上介天上蟾宫定快传，文场险似铁围山，只言登第千般好，那识呕心七块难。我学生接下题纸以来，汤饭饱吃过两道，定要做几篇解元文字，谁想吓的那散举人的文字并不敢来探头了。点灯许久，睡了一觉，这天多应有半夜了。作听介，内打四鼓，纳喊催快交卷三次介[新水令]至公堂畔四更交，明远楼齐声喊叫，他那里口催交卷快，俺这里心热似油浇。把笔空摇，把笔空摇。这枝笔可也作起怪来了，连坡数次，一点墨水也无几回首纸还高吊。低头出号房行介[步步娇]悄身偷出窥邻号，连把邻兄叫。向内问介：老社兄，写完了么？见教见教。内云：这使不得！这使不得！净云：小弟不敢白白请教，明日全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出名的梨园，独席犬□□□□□□叙。内云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净云：这低人，不许瞧，难道这通省开科，只中你一人不成？全无那一点慈悲，将人奚落！老军上介：相公速请归号，巡桌的看见，干系不小。可恨那军牢，又来恐吓说巡遛到。内作喧嚷介：张兄在那号里？李兄请往这号里来。[折桂令]串号的闹闹吵吵，想是那监试归房，举子逍遥。霎时间东走西奔，呼兄唤弟，觅友寻交。内云：尊作妙绝！认题真切，下笔高华，真是万选育钱矣！恭喜恭喜！小弟笔砚荒疏，苟且塞责，见笑大方，惭愧惭愧！唱这一个狠奉承说稳稳牛了，那一个说仅完场又空过一遭。内云：小弟四篇经不甚惬意，还要改撞改撞，就是四书文字，也还嫌才情横溢，不像墨体，也要改改方好。卖他虚趺，还要推敲。听他得意之状，添

我心焦。叫老军，快煽起火来。你给我吹风炉速煮参汤，免得俺空肚子虚火煎熬。作欠身抹眼摆腰介[江儿水]伸手摩挲眼，抬头摇摆腰。这个题目，又不是治道，又不是理学，什么东西？题无门类全无靠！这两个大主考想是三家村里新发户的，也不查查那历年的旧规，也不请教那积年典试的前辈，书本上尚有十万八千好题，绝不会出，却冒冒失失，糊糊涂涂，硬出这一等枯涩题目，难为这些举子。看将来新科乡墨，选不出一篇上眼的文字，与你有什么光采？不通！不通！出题促狭全无窍！我家祖代传来，有个临场秘诀，不肯轻授于人，若是但能熟记，再无难题窘手，乃是帝王也、圣贤也、心也、理也、知也、行也，虽有这六件宝贝，却如何衬贴他出来。难寻字眼还无调，可罢了真材实料。暗想从前，枉刻了些名流社稿！老军白：我看你伶俐聪明，不是做不出文章来的。净云：长官，你果是大邦大国，有眼色的，实不瞒你，我学生百伶百俐，多艺多才，哪一事不晓，哪一件不能，使乖夺翠，事事在行，人人叹服的。[雁儿落带得胜令]你看我六封色高不高？你看我弋阳腔妙不妙？你看我背嫖经熟不熟？你看我行酒令俏不俏？就为合那孔老先生孟老先生平日意气不甚投合，才沾着子曰诗云，便有头疼脑闷，因此上合他疏淡，不甚理他，今日他不来帮衬我，也索性不怪他。我曾听得说，某名公进场，周仓保佑，及第登科。我场前也曾三牲大祭，挂袍焚香，此时还无灵感，更待何时？待我祝赞一祝赞。作叫介：周将军、周文宗、周老恩师。呀！如何全无影无形，不济不济！唱我问你周仓哥乔也不乔？这也罢了，他原是个弄刀舞剑的人，想也被这几个杂毛题窘住，来不的了。那魁星老先生司天下之文衡，作士子之师保，去年众人建阁，我也曾施大梁一根、板瓦数片，难道我这样虔诚，你白白眼干过去了不成？天上有这样星官！唱我看你文曲星官器也不器！住了。我也不算荒疏，记得数年以前，曾见这个题目的文字。唱猛想起某房稿曾相会。咳喇想了又想，一字一句，无影无形，你往谁家肚里去了？唱却如何进场门跳了槽！休焦。还亏了三年头一比较。彀了。假若是第八篇再不消。想起来了，我也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，为什么死丕丕吃这样横亏？我如今豪气冲天，发一发奋，摔了笔砚，裂了卷子，吐气扬眉，这样昂昂出场而去，就把萧何律文从头看上一看，那笞杖徒流条例，那里有秀才逃场的罪名？难道法司的鹰捕胆大如天，敢来拿我学生不成？放心放心，断无此理。（侥侥令]曳白难科罪，归家不缉逃。这个我倒不怕他，只愁是二场以前挂了榜惹人笑，他笑俺比别家先揭了晓。这些人我也不怕他，如今这进场的约有五千余人，纵是中他一百，还有四千九百个落第。这些呆子，再陪四昼夜辛苦，只骗得十数日夸张，挂榜之日，合我嘴脸一般，还陪了许多妄想，听了无穷的抱屈，耳边聒噪，我却怕他做什么？且住！只是还有两个人脸蛋子最难看，一个是撅着鼻子要做封君的老官，一个是跷著脚子要做公子的小犬

，我这一出去，他见我劈头就问：今次可得意么？我那“没完场”的三个字如何出口？只为这些缘故，把一个无辜无罪之人，白送在不死不活之地，好凶也！好苦也！[收江南]早知道这般样苦事呵，谁待要把名标！无奈他封君公子兴偏豪，撺掇人上轿，只落得软监稳坐祸难逃。我曾听得朋友说：曾有一人，叫做什么袁了凡，曾行什么功过格，把一个冷冷落落的贡生，白做了热秃秃的进士。近来见朋友们家家有《感应篇》，人人持准提咒，约会祀文昌帝君，攒钱结放生大社，我学生未免趋时，定要摹而仿之，步而趋之，敢祝告于天地神明，十方真宰，把那通天彻地的灵感，今日预支一预支，救我今日大难，我弟子出场去，再不肯说谎，伏祈神明照鉴，照鉴！园林好]《感应篇》念上几遭，准提咒再休惮劳，许下文昌大醮。人都说宋朝老宋渡了几个蝼蚁，中了一个状元，我此后鱼鳖虾蟹，大放十斤，我这样功德，就给我个阁老尚书，还欠着我的本钱，应找零给才是哩！放鱼虾胜宋郊，放鱼虾胜宋郊。古怪古怪，神奇神奇，原来鬼神感应这样快，你看一霎时间满号里都是文章来了。[沽美酒]乍文思涌若惊潮，报祲祥灯花爆了，簇簇珠玑落笔饶，平白的将王唐压倒。我向年辛苦读书时，四书文字，我也记得数篇，本经文字，我也记得数篇，才发愿后，慧性大开，只改头换尾，神而明之，真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了。且住！古人有言：长袖善舞。我还须细心认题，方免的他明眼的主考检点，不可得意疾书，一时错误。须将那四书文字，还写在四书题目里，本经文字，还写在本经题目里。妙极妙极！作沉吟介：还有一说，这《学》、《庸》、《语》、《孟》，想是四个人的口气，也不要粗心浮气过去了，便须一一精详，还他个哑口无言，这样卷子，稳稳合式，谁敢再道个不字？[太平令]经合书井井分条，《论》合《孟》何曾颠倒。作四生交卷上，各领签下。掌号开门，作细数一个二个等出介。老军白：相公，你听出场的将尽了，我饿了两昼两夜，馊了馊了，相公放快些，只当行好搭救了我罢。净云：胡说！胡说！我相公比不得那乘兴观场、苟图完场的，真坎实砸，催促不得的，万一规矩错误，被他贴出，岂不负了今日这番得意、这番苦心？三年一次，不是耍处。作吟哦介：七夫七盖，不错。圣人贤者，不错。题目字迹，七真七草，并皆合式了。夫盖字不错分毫，大小结并皆完好。大笑自指本身介：此兄才真七步，学又三冬，七作惊人，榜上一名，更无疑矣，恭喜恭喜！锦标，文高中高。你看那灯影下影影绰绰，手舞足蹈，是甚么东西？那元魁眼前活跳。老军白：相公完了。来，快交卷子去罢。净云：下处说明，我占就头报了。赴筵宴，会同年，刻齿录，见主考房师，一切旧例，我都烂热的，稳稳坐着等出榜了。[尾声]净唱始知积德天相报。这举人断无走滚，也不怕剪辂的了。万一有走滚，叫我无处自反。除非是俺祖宗阴鹭来到。又未免狐疑起来。如何？老军白：相公，你若狐疑，也是小事，这院

门前好揣骨相，布政司街西好将鸾，按察司街上好的金口诀、太乙六壬周易神课，我明日讨酒饭钱陪相公走走去好么？少不得问相扶鸾卜六爻。作惊绕场介：家人接场的如何不见？这狗才们一定是料我出迟，一边吃酒打盹去了。二人持灯笼上介：相公往这里来，小人候久了，不见出来，只道相公省事，通完三场才出来哩！净云：狗才少打。轿在何处？家人云：在栏杆外边不是？相公可乏倦么？净笑介：狗才，你们那里晓得，我余勇可贾，诗兴又来。作吟诗介：号房初勤学，文章速立身；满朝朱紫贵，苦杀出场人。你们有甚么吉兆？家人应介：有！有！解元来了！解元来了！

附：南吕调九转货郎儿

雀顶儿分明癖块，泮池上公然摇摆，真似古丢丢在望乡台。若听起谈天口阔论来，人人是头名好秀才。[二转]远躲开仇讎书架，厌气死酸辛砚瓦，论棋酒聪明俺自佳。那文宗呵俺则道圣明裁了他，又只道提学不下山东马，况山东偌大，或今遭漏了咱。[三转]岑可差吊牌忽到，这一场惊慌不小，一盆冰水向顶门浇，似阎罗王勾牒至，把狂魂儿惊吊了。半晌间心慌跳，相看时犹如木雕。忽然自笑，怕也难逃，恹头搭脑，只得向法场捱一刀。[四转]巢新谷行囊趋办，先找出少年时熟文半卷，又搜得难题目百千篇，装成担，似江西书贩，携来寓店。头不抬，身不起，嘛嘛的从新念。旧的当看，新的宜掀，好工夫急切何能遍？救命的菩萨又换不转天！饶俺几天，将一部久别的四书再一展。[五转]闻昨夕考牌已送，狠命的咕哝，恨不能一口咽胸中。更既定，头始蒙，覆去翻来意怔忡。不觉的一炮扑咚，二炮崩烘，一刹时三炮似雷轰，这比那午时三刻还堪痛。只得提篮攒动，道门外火烛笼*（左王右忽），万头攒聚不通风，汗蒸人气，腥臊万种，便合那听热审的囚徒一样同。[六转]吁吁喘喘塞登门内，战战略略开怀脱履。俺则见歪歪鳖鳖，三三五五的鬼烂奚，吆吆喝喝搜仔细。一个家低秀笃速，拍拍打打，得得塞塞，那黯黯惨惨，影影绰绰，灯光深处坐着个巍巍峨峨的阎魔大帝，俺蹲在挨挨挤挤稠稠密密里。只听得悠悠扬扬弯弯曲曲门子声低，见一群纷纷藉藉叱叱闹闹归房皂隶，嘻嘻哈哈号声一片吹。[七转]似阎君在歇魂台畔，他频频将生死簿翻，一会写了两三言，黑溜溜传与合场看，见了的打罕，乍寻思并没个缝儿钻。心惊战，回头漫把良朋唤，就是那最关切的父兄，也只在密匝匝人缝里看一眼。[八转]思久全无承破，只得趁闲，墨儿频磨。想不起甚题文那句儿相合，怎奈何也呵，有一首较可较可，转思量全不在心窝。漫把头颅摸，甚腾那也呵，经半日脱稿才哦，那捷笔邻兄已收拾朱络，瞒肩头说我过我过。那短命太阳疾似流梭，渐向西方错。撩高的恁伶俐也呵！人长呵也呵！恰便似活挑着肝肠在滚油锅。[九转]忙促促写成两块，丢将去凭他怎布摆，出得场门鸟喜画笼开，丢笔砚才赴阳台，那块癖早上心来：这一

篇似差讹未曾改，那一篇真真可坏？湿淋浸冷汗常揩，悔从前做的是何来？忽传昨宵已把卷箱抬，相顾也失色，陡听的老宗师丢将个川字来，又渐把雄心丢放在九霄外。脱离了鼎镬适刚才，那歪鳖的头巾依旧摔。

钟妹庆寿

旦扮钟妹上[北新水令]昏沉冷月淡黄天，猎艷都得肴资一件。眶深腮骨瘦，顶缩领毛蜷。鬼首如拳，又怕上不的髑髅串。血染红裙冷黛修，自烧磷火煮骷髅，留将肋下长条骨，刻作花钗更插头。自家非他，钟妹是也。今日是钟馗哥哥寿日，本欲猎取百头肥鬼，以作祝寿之资，谁想哥哥口福不济，半日冥搜，止捉得小鬼一头，如此寥寥，成何礼数？作想介有了，前日猎得一鬼，名曰傻虫，身体伟大，臀腿丰肥，绝好一个食料，赚他往送贺仪，就便充作一品，有何不可？此策甚善，待俺修书则个。作写书介酒一瓶，鬼一个，送来与兄作庆贺。兄若嫌鬼少，挑担的算两个。唤云傻鬼何在？大鬼上云为因身体壮，留俺走西东，一日主人恼，化为一大恭。娘子唤小鬼，有何吩咐？旦云叫你非为别事，只因你服役劳苦，赏你一美差，可好吗？丑云是那里？旦云是你大老爷处。丑摇头作惊介小鬼不去。旦云为何不去？丑云那个馋爷可怕，庞儿不大善良，小鬼生得胖光光，怕他涎流嘴上。带背连肩抓住，不须鼎镬油汤，只消大饼卷如梁，肉穴登时藁葬。旦笑云那有此理。自古云：官不打送礼之人。管情此去，酒饭之外，还赏银钱。书已在此，疾忙收拾担儿前去，休得迟误。丑云如此小鬼便去。旦云只因妹子无长物，借重苍头作贺仪。并下净扮钟馗上[南步步娇]皂袍象笏乌巾软，朝罢森罗殿，鞅掌归来，燥肠生烟，旧鬼晒巴干，点茶小试三千片。

挥髯一笑百神惊，小鬼啾啾大鬼鸣，扫尽群魔千里雾，放他日月昭阴城。自家钟馗便是。才能吐凤，气可吞牛。诏试金銮，群惊海内无双士；名通玉笏，曾折蟾宫第一枝。不料朝廷不选文章，铨司只择像貌，若宋朝之美，必然用他定猪；如子羽之贤，谁肯叫你附凤？可惜俺肝肠似锦，已能魁多士之中；只为着面目不扬，复丢落九霄之外。俺那时心中冤抑，遂乃撞死金阶，满腔愤气，真乃好恨人也。一自归阴之后，上帝怜俺文章道义，擢为九幽三曹都判官。俺想世间贫贱愁苦，都是几个邪鬼作祟，若遇魑魅魍魉，定要吞他下肚，因此养成了一个鬼脾胃，顿饭非鬼不美。前此吞却虚、耗二鬼，遂使殊图墨影，流布人间，这也不在话下。今日是区区初度之辰，生平清介，不爱烦嚣，俺已标白在门，不受诸神庆贺，只有妹子嫡亲骨肉，倘有愧遗，理不容却。叫左右，倘你大姑娘处有差人来，即忙传报。众应介[北折桂令]满庭中竹树萧然；又何须门内笙歌，座上管弦？俺也不受庭参，不收嘉饌，不设华筵。他僚友辈俗情尽免，只姊妹行佳意难捐。便就是酒海如船，鬼肘如椽，只得是一般全收不劳写颂

谢红笺。

丑担酒鬼上山歌：为奴只喜担磨肩，重担子去时轻担子还。酒食唱得个膨膨乍，还赏子二十个大黄边。来此已是大老爷家，远远望见门首有个汉子，不免上前烦他通报则个。作相见介小鬼是姑奶奶差来上寿的，有书在此，即烦通报。作传进酒鬼禀白介，净看书大笑介[南江儿水]妹子真能算，持家计万全，送贺仪省一个佣工汉。那曾见开封烹了传书犬，一刀断却回头雁？生受他裼蹶自投，不费拘牵。

左右的，既蒙姑娘费心，一并全收，连挑担的俱送至厨下，叫庖人作速烹治，为老爷下酒。众应，捉鬼介。丑慌云若赐酒食，但说一声儿，小鬼自去，何消如此恶让？众呵云姑奶奶写在礼单上，送与老爷下酒，谁要与你饮食？丑惊云果然如此，是好苦也！作叫云大鬼哥，大鬼哥，我被你捉来，理固应该，谁叫你担这条担儿来？众捉大小鬼并下[北雁儿落带得胜令]本待要略教他赵壁完，怕辜负了贤主人一片心。固然是同胞意难作谦，却早知五脏神心情愿。小鬼生堪咽，大鬼切为齑，不必十分烂，但须五味全。烹煎，惟有吾家的庖人善。腥膻，若是个黑心鬼，把与那狗子餐。

众云禀老爷，酒到。净饮酒介[南饶饶令]醍醐浇顶骨，玉露洒心田，入脑钻鼻馥香穿，又只见卷晴丝画檐前。

众云禀老爷，鬼肉已到。净云妙哉！妙哉！作食介[北收江南]呀！死老魅祸害有几千年，煮到今硬打老爷颧，狼牙嚼勾千千万，仍呷酒连连，才能格格下喉咽。

叫鬼使作夜叉舞，为老爷行酒。鬼舞介。净云妙哉！妙哉！[南园林好]酒成碗大肉连肩，夜叉舞巨影仙仙，醉濛濛风云乍变，说甚么西王母宴桃园。

呵呵！醉舞一快事，待俺与尔等同耍一会，有何不可？众作五鬼闹判介[北沽美酒带太平令]展阔袖，耸双肩，灵璧图，真活现。角带松松黑帻偏，似鹤飞半天。颈伸缩，影翩跹，冷习习回风舞霰，白茫茫天移地转，意沉沉身摇体颤，首涔涔神疲力倦。俺呵歌阑舞残，颓然醉焉！呀，只索赴槐王佳宴。众扶介[清江引]醉来倒执朝天板，扶入黄昏院，纵蒙降节临，诏下灵霄殿，但道俺入醉乡尚未转。